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

高郵王引之

春秋穀梁傳六十一條

共志不及事也　不貳之也　毋夏　始厲樂矣　誅不塡服　苞人民　或說曰故貶之也　雷霆也　所以治桓也　討數日以賂　魯正朔也　病　其不地於紀也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　始人之也　躬君　稱人以殺大夫　宋萬之獲也　如往月致月　天子諸侯黝堊

三畋三兵　倚諸桓也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一國之後　宮之奇諫曰語曰　勤雨也　哆然　諸侯相

見曰朝　塊然　是何與我之淺也　春王正月　出
惡正也　其爲主乎救齊　無幸焉　何以爲道　以
乎人之辭也　進不能守　下闇　故士造辟而言
無君之辭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地而後伐鄭　暴
彈之　孰爲　周災不志也　季孫行父禿主必自此
始矣　不可　梁山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上雖失
之下孰敢有之　薦其美也　是大夫張也　恥不能
據鄭也　汲鄭伯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車軌塵
一事注乎志　奔而又奔之　此皆無公也　退而
屬其二三大夫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賵非禮（以猶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賵也以訓爲謂見經傳釋詞）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賵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唐石經始誤爲其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

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左傳注竝也篇上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桁比竝故謂之貳人臣不敢竝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

同義而孔氏正義又誤解爲二一心益古訓之湮久矣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爲列故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鸑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

舞師羽舞以爲析白羽爲之禮井一色不得但云白羽
也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
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
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謬
矣。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
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非
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
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剝

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例也護厲樂者謂其不當滅而滅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誅不塡服

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范注曰來服者不復塡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塡厭之而已塡讀爲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塡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塡寡毛傳曰塡盡也釋文塡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塡是其證也凡從眞從㐱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鄘風㐱髮如雲今詩㐱作鬒大雅胡甯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是其例也

苞人民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眾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包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捊引取也或作抱捊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浮邱伯者孫卿門

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卿也邱卽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子小問篇大因則衆有遺苞矣苞卽莩有般莩之莩說文飽古文作𩜓從采聲采古文孚字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桴罦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罦庖廚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烰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侅卒傳曰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

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弑公故貶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 宋本以下皆脫）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言所以貶之故而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之也蓋楊氏所据本無故字歟

或曰服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然。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即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衆經音義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即電也開元卷九引。

古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

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

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爲治襄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瑕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丘之罪也。

討數日以賂

二年傳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㡿經討作討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旣罪深責大乃復爲

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曰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討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數則義不可通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當也

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衆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

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衆心雖師敗身獲不為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為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已羞之謂之病為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言為公

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見疏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譌矣。

其不地於紀也 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蓋鄭君釋引廢疾之說

之謹案傳凡自魯皆曰我 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之屬

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爲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已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杞也皆國名也不得破杞爲已戰傳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注曰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范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列何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慭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不信也今案鄭說違

失者不啻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此及下條皆見注。）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之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釋之曰。教民者習戰而不用。

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為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于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日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見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

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陽生其以國氏何
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
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
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見注案子糾
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
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
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
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傳言

兼甸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旬而言故范注曰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者本正文及注內甸字皆作旬乃涉上文旬字而誤楊疏曰兼甸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后經竝作甸釋文曰甸如字十日爲甸一本作甸今據以訂正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事非兼甸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則不敬莫

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哀十三年傳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證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假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

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説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説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尙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

予也趙飲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孫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假唯爲雖之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

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脫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按

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閔錄義見下漢書賈捐之傳孝武皇帝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求謂閔錄也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說篇曰仁愛也說文曰仁親也義竝相近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中庸表記竝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

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意改之今據聘禮疏訂正注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
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
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
曰在招丘悕矣何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
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
證也仁與人義相通故字亦相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
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
可以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呂氏
春秋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竝與仁同漢韓勑造孔
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
君風燿士仁與士人同

弱君

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引之謹案躬君弑於齊當作君躬弑於齊范注曰齊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親見殺于齊釋躬弑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弑於齊明甚而釋文出君弑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唐石經矣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弑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

有大夫二字明矣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彼是君殺大夫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因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謹案傳謂宋萬為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矣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

有懼焉爾引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句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屢后經始誤衍

天子諸侯黝堊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黝堊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黝堊倉黈

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諸侯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黝堊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竝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

黝堊卿大夫蒼士黈卽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竝作陳三兵三鼓。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竟外無

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雖皆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𢷬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即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

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之畸皆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丘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

謹案下不得裁涉上不得而行原后經已然案既言井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亾故曰玩好在耳

日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脣亡則齒寒云云

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亡遐而私論也故終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

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家大人曰。糜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而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

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尙通古訓故廣雅訓勤爲憂至晉而寖失其傳矣。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誃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誃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

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

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幷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幷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荅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之

閒而不長揚注曰儽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詞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是何與我之淡也

十年傳世子巳祠致福於君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淡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子讎也子與古字通與我之淡讎我之淡也成二年左傳曰讎我必甚言我與女為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如是　后經正作三卯之謹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厤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厤以為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亾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俗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

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厤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

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也廣雅曰莫無也是無與莫同義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而值之者也左傳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是幸之義矣范注非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

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不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言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亾平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亾讀存亾之亾亾者不在也亾乎

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凡謂有司也四十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挙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辭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所并有司之過是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人謂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亾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亾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亾爲無以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亾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在我亾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

言制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以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耶行以乎體遊言不存口言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耶以乎我在我耶以乎彼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以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以於禮下

進不能守

三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殽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作不能至始也

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即承入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旣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取楊疏以從已誤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正本之無進字耳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喑亦與瘖同。）遠臣則唫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話意並與此同是下闇即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閉不言君無所聞淮南泰族篇既

潛且覽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僚舉士者以瘖闇應明經瘖闇即晉語所謂嚚瘖不可使言也是瘖闇古多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喪服四制引書高宗諒闇論語憲問篇作諒陰羣經音辨闇於今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慎密也且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月與君相似右

旁之桼隸或作求新莽候鉦重五十七斤七作汞鄭固碑造膝從辯。膝作脉或作汞。韓勑碑漆不水解漆作涞桼字右旁之辛或作羕魏受禪碑。辟司空府北軍中候辟作辟或作来周公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頤碑仕辟州郡辟皆作膝又相似故膝字譌而爲辟矣造當讀爲壁古字造與壁通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景公造然變色即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即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也蹙者促也見小雅小明篇傳近也考工記弓人注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南史王瞻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臨乖感知已賦車出門其已歎無論銜杯與促膝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其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晉書荀勖傳孔子作

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曠自懟於承閒兮悲蘂人之造膝綮昭明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唐書李吉甫傳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犯顏謇愕造膝佹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君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

出也蓋舊本多作造滕注穀梁傳者范甯而外尚有八家見釋文敘錄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滕客語正與此傳不漏言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二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即位故曰無君也見注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尚未有新君也言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

無君之辭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作其以俗本誤作以其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皆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條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

明有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爲近者介當爲尒尒古邇字荀子禮論篇尒則翫哀公篇不可以身尒也楊注並曰尒與邇同斥彰長田君碑紘覆遐尒尒即遐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

曰邇猶近也不使我得邇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尒音界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尒音界今案尒亦尒之譌尒古邇字故邇字別本作尒陸氏竝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介作迩迩卽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爲是葢古作迩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文說今案比介亦比尒之譌尒古邇字非由迩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曰未言尒尒祭仲亾也今本尒譌作介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著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㬎彈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㬎彈之。范注曰。㬎。殘暴。引之

謹案縣訓殘之縣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案縣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澭水縣益高注曰縣卒也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縣施之索隱曰縣者卒也急也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范注曰迴已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弑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爲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弑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弑其君也禮器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公羊

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貲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今爲宰相曰秦策秦令周最爲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臣爲其傅潘崇

曰為字並與謂同義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衆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大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為亦謂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為者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為作謂。莊二十三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為墨子公輸篇宋所為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為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爲志聲近而譌也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曰至志當爲志意亦聲近而譌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爲是周災志者起下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藏重

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日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季孫行父禿至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衞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

築左氏公羊冬十月下。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書冬十月。見桓元年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秃以下。當在二年戰于鞌傳之末。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鞌者。有季孫行父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干闔廬。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

愆之始與此略同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已言引之

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爲不許已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爲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

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杞侯之廟請諸反魯備之侵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曰字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恐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爲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諸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諸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云云遂成不了之語矣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

山是韓國之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灅水所經。見水經灅水注。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見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陽春秋之梁國。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氏日知錄。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

糾正而承用之疏矣。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爲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爲事依經爲說也疏曰。今此莒帥衆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爲知。左旁矢字尚存其半右旁日字全。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為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為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卽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之出

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令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乎之謂乎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為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為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

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並作薦其義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之嫌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

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宋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

安定也。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汲猶引也鄭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弒而不書弒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没没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說文作歾又作殁。古謂以壽終爲得没魯語曰將壽寵得没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没。檀弓曰。不没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弒是不没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弒而書卒。七年經傳使若令終得没者然故謂之没鄭伯。没鄭伯者卒鄭伯也

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也。沒與没形相似而誤耳。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何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陸音楊疏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

有病焉而言言諸矦既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爲句齊有大焉爲句又以亦病矣爲病諸矦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爲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予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揚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月五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辨見讀書雜志史記又云

其逆入。令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爲詳。詳字左旁草書與氵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爲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强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

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並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二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

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言邡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 傳上疑脫故字 引之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譕 譕古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

作譕管子形勢篇譕巨者可與遠舉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譕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譕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邡公也注曰邡當爲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譕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范注曰

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訓屬爲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竝曰屬會也屬其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非語也

經義述聞弟二十五